

最美战疫人

过了17年，我们还是会赢！

从当年的非典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
不变的除了笑容，还有他们坚守的姿态

17年前的先行者

面对未知的传染病 淡定的她难免紧张

刘波回忆，老照片是2003年5月11日在当时的宁波市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外拍的。2010年，宁波市传染病医院并入宁波市第二医院。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，国科大华美医院再次承担了重要任务。时隔17年，在同一家医院拍下的这两张照片，让刘波深有感触。

记者辗转找到老照片上左三的护士徐国兰，今年50岁的她仍在国科大华美医院工作，不过已从一线的护士转为行政人员。

看到这张老照片，徐国兰非常感慨，她清晰地记得，照片拍摄那天是她进入市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的第8天。当天，她和同事们负责护理宁波市一位非典疑似病人和几位留观病人。

“疑似病人是个小伙子，我记得当时他从奉化转送上来，情绪十分紧张，整个人都是僵硬的。”徐国兰说，她一边给小伙子打针、抽血、量体温和血压，一边耐心地开导他。在她的劝慰下，病人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。而她却突然心头一紧：一向很敏感的手指怎么突然变得迟钝了？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因为一口气戴了三层医用手套的缘故。一向淡定的她，面对这一切未知的传染病，破天荒地紧张了。

在采访中，徐国兰一直说：“现在这些后辈们，面对的新冠肺炎患者比我们多得多，比我们当年辛苦得多。”

17年前的继承者

“这是最和谐的时光， 他们将生命托付给了你”

新照片里左边的那位医生，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蔡珂丹。她回忆，在发热门诊工作的一个月，每天早上从住处出发之前，她都要给自己做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。

17年后的今天，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对呼吸道传染病已有了更多的了解，防护方案也比较成熟，但蔡珂丹和同事们还是难免会感到紧张，尤其是在流行病学史班当值时，每天要负责给二三十位发热病人近距离咽拭子采样，这是一个感染风险成倍增加的操作。

蔡珂丹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患者，最多的时候，她和同事们要筛查150多位发热病人。有些患者十分紧张，有些患者不当回事，甚至吵吵嚷嚷想走。蔡珂丹常常要费尽口舌安抚、解释，一天下来早已筋疲力尽。

很累，会害怕，但也很充实。徐国兰和蔡珂丹都觉得，“这是医患之间最和谐的一段时光，因为他们将生命托付给了你”。

这几天，本报摄影记者刘波在朋友圈发了两组图片，引来不少点赞。他在配文中写道：“何等相似！2003年非典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与2020年新冠肺炎（发热）门诊的医护人员，一样的坚持，一样的从容，一样的美丽！”

两组照片的拍摄地点都在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（宁波市第二医院），老照片拍摄于2003年5月11日，新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20年1月29日。刘波记得，那是两个同样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他同样对着正在窗口透气的医护人员招招手，喊了一嗓子：“笑一个！”照片就此定格。刘波说，他看不清口罩后面的脸，但他笃定地知道，那嘴角的弧度一定是一样的自信美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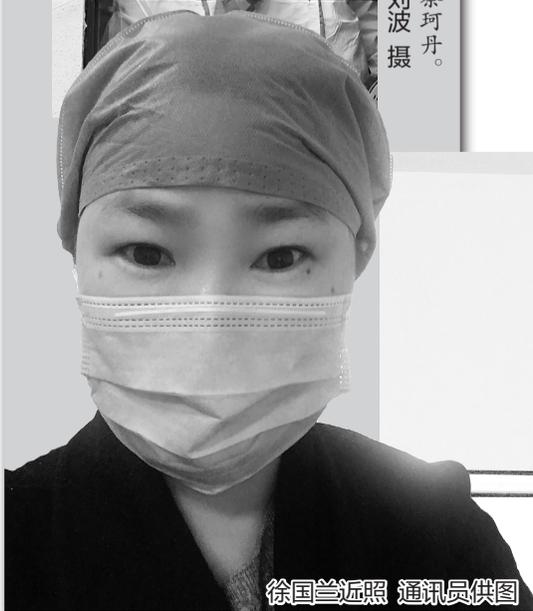
昨天，记者找到照片中的两位主人公，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战“疫”故事。



蔡珂丹近照 通讯员供图



摄于2020年1月29日，左为蔡珂丹。记者刘波摄



徐国兰近照 通讯员供图

当年吵着要妈妈的儿子 已经成长为抗疫一线的战斗士

记者采访的当天（2月27日），正是蔡珂丹解除隔离、回家团聚的日子，宁波已经连续6天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。回到家，蔡珂丹的5岁女儿开心地拥抱了她。因为每天都在和妈妈视频，分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女儿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想念，这是现代化通讯工具带来的好处。

当年的徐国兰就没有那么幸运。2003年还没有可以视频通话的手机，她进入隔离病房之后，一直是邻

居在帮忙照顾当时10岁的儿子。总是见不到妈妈，孩子整天吵闹，邻居拗不过，只得带着孩子来到传染病医院，远远地看了她一次。她记得，当时儿子攥着隔离栏，久久不肯撒手。

17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个哭着找妈妈的儿子长大了，成为一名社区医生。如今徐国兰的儿子每天负责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、确诊及疑似患者的家庭消杀等工作。徐国兰的整个家庭，依旧在宁波的抗疫一线坚守。

17年来硬件条件好了 医护人员还是一样辛苦

17年了，虽然已不在抗疫一线，但徐国兰对抗疫条件的变迁都看在眼里。工作环境在变，当年非典隔离病房所在的小楼早已拆了，拔地而起的是一座现代化高楼。

医疗硬件也在变。隔离病房从17年前条件简陋的普通病房，到如今的负压“江景房”，医疗救治设置从氧气钢瓶、监护仪、床边X光机等，到如今的中心供氧、高分辨率CT乃至终极救命神器“ECMO”。

让徐国兰印象深刻的是，医护人员的防护标准和防护手段也在不断更新。当年在隔离病房里工作的日子，徐国兰最难忘的记忆还是穿脱工作服。从里往外数是白大褂、防护服、隔离衣、一次性隔离衣，再穿戴3顶工作帽、3层医用手

套、4层鞋袜外加一副防护眼罩。最难受的是要戴4只纱布口罩，整整18层，戴好后感觉喘不过气来。穿戴好一整套，已经浑身湿透。徐国兰回忆说，当时对医护人员的防护指导，就是包裹得严实一点，再严实一点。

蔡珂丹在上班的时候也常常觉得闷热，她戴了一只N95口罩，穿着一件工业防护服，把专业隔离服留给了隔离病房的同事们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她在防护服外面套了一次性雨衣。一次性雨衣密不透风，稍微一动，身上就大汗淋漓。

对于这次战“疫”，徐国兰和蔡珂丹异口同声：“17年前抗击非典，我们胜利了，这次，我们还是能赢！”

记者 孙美星
通讯员 陈佩 鲍云洁



摄于2003年5月11日，左三是徐国兰。记者刘波摄